大學就正

859
7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859-73

大學就正自序

予弱冠之頃得大學舊本讀之若文理通通平易無難論者然而後乎於就文公之章句閱之如有大疑焉也既而自案文公者宗代之碩儒後學之標準而此書也

帝國圖書館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訪謁其終身之精力曷業
不釋文者後世稱道學之緒
與也學乎乎何也一旦容疑
於其間豈不借之安乎顧是
講學不明諸書不博之所致也
於是多方拔玩從事於此者有
年幸愈讀愈味愈惑之甚

矣夫所以彼分經傳定錯簡補
闕亡刪衍文為曾子之述門人
之記者則文公一家之大學而
非古之大學也古之大學固無
經傳錯簡闕亡衍文也
而所謂者衍文者文公偶有意
於道經之說而曾子之言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下以充道統之證者敢今定補
刪此書以為學子述之而後生續
之說始立其道統之說立而久公
家之大學就其而有大學遂
為一種寫法雖解之書其規
格至使聖人之道歸于淳儒衣
鉢仕神之流其此書不行實昭

於宋朝五兩程并子疑其錯簡
而後諸說孫、無能歸於一也明
王文成有古本旁釋之著爾後
主張其說者頗多雖然字句言
論之間亦不能小異於中於是專
遵古本廣搜諸家德崇之說
摘以成一冊子名曰大學就正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之中苟中亦未免僭与毒能
然既謂之就正敢就說者而正爲
是亦向夢夢之一語也庶幾於学生
之一大疑惑者決無者焉
弘化三歲次丙午春正月
適所正墻蓋

或曰篇中所言明德新民格物致知及絜矩等字非孔子
及門弟子平生之語氣視之論語中而可見也且引孔子
聽訟之語而釋之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令大畏民志是
似戾於聽訟吾猶人之意何則大抵爲士君子者之善聽
訟也不令得盡其辭不足以爲難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乃是就訟之上而言之非孔子令無訟之意也以是知非
孔氏之遺書及七十子之徒所傳也余曰否不然明德新
民格物致知其辭雖有小異者然脩辭之道豈有一定之
法乎曰明德曰峻德曰至德曰盛德曰大德皆形容德之

言其義則一也曰民德歸厚矣曰克己復礼天下歸仁焉非新民而何也格物知致是学之事也曰学而不厭知也曰好学近知乃此意也絜矩必竟是借用字面與諸書中譬喻之語何異豈得以是為非孔门之語允乎昔者虞芮之人化文王之德不蹈其廷辰而讓其田非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令大畏民志乎如此則朝無爭訟之事也即孔子令無訟之意而無相幸戾也凡讀書拘乎辞句言語之間則雖陶筍萬卷乎何益之有且聖人之道大小本末前後終始曲說而明辨莫若此書者也文公表章四書以之為稱首其学之正識之大豈可不敬畏乎其為孔氏之遺書

斷然無疑也只言曾子述之门人記之則似無譖也猪飼敬所曰此篇言孔氏之遺書則泛而無失勝臆度以定孔曾之言矣佐藤一齋曰蓋出於七十子之徒千載遂絶記籍無徵不可臆指其某為誰作但為孔氏遺書確無可疑晦庵朱子猥以為是曾子之述门人之記則本無憑據朱子所指以為徵者篇中第有曾子曰一語耳遂因有此語而遂斷其為曾子則以其引孟獻子而謂之孟獻子之淫所記亦無不可也是足以知其無左驗矣此說明辨可定見也雖然篇中往々不能無誤字所以為古書也如新民作興民心有所忿懥作身有所忿懥举所不能先忿也作

拳而不能先命也彼為利之小人作彼為善之小人是也
隨而改之可也不可附會作之說也薰又識

大學就正

因幡　正牆薰翰華　述

大學之道

佐藤一齋曰大学者所学之大也以天地萬物為一体故謂之大学賢者識其大者即識此也從其大体為大人即從此也朱子雖亦以大人之学為說而其所謂大人是成人與小人對則語似是而意實非矣薛氏应旂曰未闻有長年高年稱大人者文家通俗或有之而經無是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引此然則朱子或有所未深繹歟薰按君子之学則治天下國家之道也治天下國家之道全出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學是乃所學之大也矣

在明明德

本然之性天之所賦予人々其德昭明故謂之明德也一齋曰明字從日從月原是天德詩書稱天之詞必以明言如明々上天天之明命紹天明是也上明字是功夫功夫之明即本体之明非有二也王氏所謂功夫不離本体是可以證

在親民

程子曰親當作新朱子曰新者革其舊之謂也下文湯盤銘以下所引詩書之義全證乎此節新民之字親新傳寫之誤王氏文成曰親愛也明德親民猶言脩己安百姓也此說雖如簡明易入其說至湯盤銘以下證此句之所而窮矣且似與仁而不親一語相牟掩矣不如為誤字之愈也

在止於至善

至善亦是本然之性如明明德新民乃未免工夫之地也至於止至善之所則明明德之極而新民之功亦大矣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三句蓋大学一篇之大意也故揭之篇首而後段諄々總不過推衍此章之意也是文法為然孟子七篇中所用此等之章法篇指尤多矣——上二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歸宿於止至善一句三在字是一篇之眼字下文在格物之在並同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一節兼上言之王氏曰知至善惟在吾心則求之有定向朱子曰得謂得其所止非也蓋按得者言如此而後明明德之實新民之功從而得之為己有也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欲言治國平天下之本乎格物致知故揭此一句以興下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古之聖人自克明其明德而後其德能明乎天下如堯德光被于四表格于上下是也朱子曰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如此說則文理難通自此以下謂有本末終始先後之次序也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東涯伊氏曰身之所主者心也心之所藏者意也朱注以為心之所發殊乖本末之義猪飼敬所曰心以應物接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而言、宋儒所謂心之用也、意以平素無事而言、誠意者平素所思蓄、誠實於善也、管子内業云、心以藏心、心中又有心、淵手子云、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意者心之所主也、此說得之、敬所曰、知去声、呂覽云、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者所以分辨是非、裁度利害、心意之主也、格物之義、諸說紛々、皆不安、以此篇大義推之、請学也、曾子固曰、大学、所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要其所為始者、致其智也、其術非他、学焉而已矣、得之書大誥曰、格知天命、蔡傳云、格、格物之格、按、格訓至、極亦訓至、格極義相通、格物、猶言極物、司馬

法云、格物以豫、程朱之解是也、但在大学言之、則專言研究学問之事、薫按、朱子所謂格物究理、亦是必竟学問之事、故康洞揭示曰、博学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学問之辨此四者、所以究理也、雖然、至言天下之事理、無不究極、則泛然不穩當也、此節諄々說来、至末變句法、而帰重於此一句、在字、與首三在字、相発而顧盼矣、朱子語類曰、大学首三句、說一個体統、用力處却在致知格物、此言信然、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一節、疊上起下、波瀾之処、上下之間、得此一節、而文脉

一齋曰今按史記燕王世家云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除皆意祖一切功臣索隱云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非如他一切訓權時也

舒暢有千頃洋々之勢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於

一齋曰朱子以壹是為一切誤矣壹者專也是者此也專此以脩身為本義原易通何須穿鑿朱子釋壹字為一字猶可而是字從來無切字之義何所憑証乃甫耶且一切非此句之旨愚嘗考之漢平帝紀一切論秩如真礼樂志以意穿鑿各取一切王莽傳苟於一切之政後漢王霸傳以徼一切之勝皆是便宜苟且以切物之譬也如謂苟且以脩身為本則義其可通乎但竺家之書以一切為大凡切音砌迹此自係彼宗譯語而儒書所本無者也

朱子改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末之有也之下改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再說出本末厚薄之義丁寧之至此為小一段落一齋曰此謂知本言知物有本末之本也孰不為知知本知之至也故再結曰此謂知之至也薫按此二語句在于此則車之軸也舟之舵也朱子移之聽訟節下一以為衍文一以有脫文失據甚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謙讀為慊苦劫反○上節說平天下之本在於脩身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意故此節以下以述其脩身之要全在於誠意也心無自欺其心惡惡如惡臭好善如好色則心意寛裕内有無疾是所以君子慎其獨也慎獨即誠意之工夫下慎獨字其示人之意深矣一齋曰好色專非指女色凡物有文藻采華者皆色也其極美者乃好色也一饐目輙好恁必得而後為快自狡捷至眷耋莫有不逐者先儒專為女色其義褊矣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音閑厭鄭氏讀為黶○朱子曰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誠読氏曰此誠字是兼善惡說蓋案小人不能誠其意故千生獨處之時物欲萌生衆惡無所不至接人之際雖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然隱惡莫露有不勝汙穢者故為君子者觀其如此亦當慎其獨也雖小人有不能自慊如此者而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其本然之性不可誣如此但來以上節故君子以下八字為衍文非也此節必竟演説上節之意故再結曰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非重複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盱故君子必誠其意

朱子曰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王氏曰獨中庸之莫見莫顯也朱子曰盱安舒也一齋曰德潤身即是誠中形外自十目至體盱蓋皆胥子語何以識之以顒識之也視指一顒身盱一顒盱音盤真寒古通薰按上三句承誠於中形於外之意言善惡皆為人々目手所指視毫末不可揜也屋潤屋以興德潤身之一句重在下句上文二節論誠意之工夫故皆以慎獨字結了此節乃總結故以故君子誠其意之七字終之自所謂誠其意至此亦是小段落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々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菉詩作綠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一齋曰先儒以斐為文貌菉斐字從非從文以非文為文也蓋不須賁飾自然有光采之意所謂和須積中英華發外也取譬切磋琢磨六只成就此斐字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是乃格物致知之事

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朝川

是乃誠意脩身之事善庵曰此一節又見甫雅道言也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同學學問也學屬於知脩係於行但切磋琢磨非有兩樣工夫荀子曰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謂学問也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

一齋曰瑟矜莊貌（扶毛氏詩傳）僩與恂通不安貌漢文帝詔朕既不能遠德恂然念外人之有非（史記文帝紀）唐王任曰恂然以為天下無人（唐書王任傳）是也瑟之為矜莊僩之為不安共恂慄之義也先儒不察乃訓瑟為嚴密僩為武毅恂慄為戰懼夫嚴密武毅何戰懼之有曰嚴兮武兮者戰懼也則義其可通乎且狀君子之德不應事以武毅言若事以武

毅則子踞行々不得其死然者豈盛德之容哉薫按恂慄威儀以形容其誠意脩身之實成威望及民之意也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盛德乃明德言如此則其民服於德善之化永世不能忘也自首章至下節沒世不忘也為大段落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節引詩無他意只羨上節民之不能忘也而丁寧之盛德至善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之不能忘乃治國平天下之實故此節反覆結了自所謂誠其意至曾子曰朱子移之所謂脩身章上以為釋誠意

自淇澳至沒世不忘也移置於穆々文王之段下以為釋止於至善皆非也玩味語氣而可自知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大甲商書王氏曰諟審也顧諟是反省驚懼之意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此節證於明明德之義皆自明也四字以斷之重在此一句之上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々新又日新

盤與槃同太平御覽引作盤說文曰槃承槃也鄭氏玄禮記內則注亦云盤承盥水者一齋曰盤朱註沐浴之盤也愿嘗疑之五日燖湯請浴三日具沐內則備載之而日々沐浴雖古人亦不如是且沐與浴恐不同其器也偶讀礼記集說得邵氏甲之說其言曰以事情揆之日々盥頮人

之所同也日々沐浴恐未必然斯銘也其始刻諸盥類之
盤歟苟山本北山曰當作德字之誤也善庵曰按歐陽詢
藝文類聚陸宣公文集宋史田錫傳文中子阮逸註紹興
内府古器評事物紀原並引作德日新可從易曰日新之
謂盛德書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
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皆以日新屬於德言之亦
足以證矣薫按雖是可以存一說然於盤銘則唯取諸洗
滌潔白日新而去垢汚之意也已至取以為警則去舊習
之汚欲而明本然之明德可知也故不言德日新而言苟
日新則含畜有餘味也矣

康誥曰作新民

書集傳曰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
舉新民終之薫按是使斯民敦然興作新其德也朱子曰
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言使其已自新之民再振起鼓舞之
則是似貫二般之工夫恐非乎集傳可從
詩云周雖旧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朱子曰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此段引盤銘及詩書
以證新民之義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緜蠻之篇緡詩作緜緡蠻一齋曰許由箕山歌有甘瓜施兮葉蔓蠻音同則不止稱鳥之語也蓋緜是緜連不絶蠻盤音同蠻或是盤紆轉折之意故於瓜貌其甚蔓於声象其宛轉耳子曰以下夫子說詩之語也

詩云穆々文王於緝熙敬止

詩文王之篇穆々一齋曰敬和也不特深遠之意以狀下文敬止緝熙國語引詩昊天有成命而言緝明也熙廣也敬止朱注曰無不敬而安所止也薫按如朱子之說則似以敬止為兩事文例推之敬其所止也大甲曰欽厥止益稷曰安汝止易彖傳艮其止皆與是同矣東涯曰猶安汝止之止言敬其所止也仁敬孝慈信所謂至善也聖人之所止皆在至善而其大者既如此則其他百行亦皆如此可推而知矣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為人君以下說詩之辭自康誥曰至此凡三節引古書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言以證首章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義而首一節之尾曰皆自明也次一節之尾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次一節之尾曰爲人君止於仁云々此三結以斷明新止之義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朱子曰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此說是也然以此一節置沒世不忘也之下而爲傳四章釋本末之言則非也上三節反覆而論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義故此一節兼之令知其本在脩身正己也以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又以起下段之意高氏拱河辨録曰此兼知本而言皆以明脩身爲本之意而指致知在其中何則大學以格物而致知也自脩恂慄威儀則所以誠正而脩身者也由是盛德至善民不能忘非惟當時不忘親賢樂利即沒世不能忘也夫民不能忘由於盛德至善非脩身之爲本歟不觀之古人乎康誥之克明太甲之顧諟帝典之克明皆自明也明即新也有自新不已之功而後可以新民可以新命非脩身之爲本歟極至也用其極止至善也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民之於邦畿鳥之於丘隅是也而文王敬止則惟曰仁曰敬曰孝曰慈曰信而君臣父子交人之理備非脩身之為本歟若乃大民民志無情不得尽辭則脩身之本愈益可知矣故曰此謂知本前云知本蓋示的始之也此云知本乃證以事終之也文義既有收拾脉絡亦自分明故曰非有錯也薫按高氏之說詳悉無餘蘊此節不過引孔子聽訟之言而證於皆以脩身為本之義而已決非有錯簡也

又非釋本末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家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好樂并去聲○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此說是也蓋身心音近故傳寫之間致此訛謬本文往々魯魚之誤此於緒言亦既論之古書繁為然不獨此篇也而世循舊本者欲矯宋儒刪定之說而嫌予有訛謬强作之說不啻文理不通致義理乖舛亦多矣謂心忿乃可謂身忿乃不可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此四者人心之所必有也然矢於一偏則皆不得其正也朱注可從心不存乎其所偏於一方則視聽食味皆不得其宜也故君子問学以求其放心耳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謂二字以為起此謂二字以為結以成一段之義下亦效之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辟讀為僻○朱子曰人謂衆人之獨於也辟猶偏也陳氏淳曰敖只是簡於為礼惰只是懶於為礼善庵曰上節言正其心故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以情所偏者言此節言

脩其身故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皆以身所接者言之言其所親愛者必是和順可愛之人也所畏敬者必是方正可敬之人也是與好為類者其所賤惡之人必是無行義者也所哀矜之人必是無知能者也所敖惰之人必是奸頑不率教者也是與惡為類者一家之中自有此五等之人而常人之情偏好惡而不得其正心若愛好之則多不知其惡若嫌惡之則多不知其美若其所以接人者一或不正則必入於僻常人之情大率為然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如此者天下鮮矣是皆情欲之私使然也諺俗語也碩大也惡碩協韻至是引俗語而言情欲之弊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莫知其子之惡者言蔽於愛也莫知其苗之碩者言蔽於欲也此謂以下系諺一句故反語結之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朱注可從徐氏爌曰君子不出家是不出門戶而下堂階也此說是也若謂不出教家之理說却淺々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太田錦城曰保赤子慈也如保赤子仁也故康誥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此節系上文慈而起下文之仁故引之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之國

朱注曰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系一家仁一國仁而言之人君所行下皆從之君仁則民從而仁君暴則民從而暴礼記緇衣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閻若璩四書釋地

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乃是義也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所謂恕也所藏猶所存也其謂所藏者言所存不一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乃是恕之事此節乃是後段絜矩之伏案也閻氏若璩曰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己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己之戒不欲學者持無己之論用為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己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改己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故

分辨之以告吾黨之士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朱註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說文夭夭作枖枖木少盛貌

詩云宜兄宜弟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其儀不忒即父子兄弟足法也

詩曹風鳲鳩篇一章曰儀法也正是四國即民法之也斷

章取義本文甚明薫按引三詩而以結上文之意三節下句皆是說詩之語詩中有次序先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以成一段之義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興謂有所感発而興起也善庵曰絜與挈壺挈瓶之挈同提挈也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也挈矩者謂挙矩以度之也君子以人度人以情度情如匠人以矩度物故取以喻忠恕之道薫按此段總論治國平天下之事以終一篇之義自首段至此終始本末論之既盡矣故此段就其中而別說出一之工夫絜矩是也亦欲使学者知下手處也

高氏拱曰大学不言治天下而言平天下何也曰天下之乱皆起於人心之不平人心平則天下自治故不言治而言平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左所惡於左毋以交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以上度下以前度後以右度左以解絜矩之義也以应上段有諸己求諸人是文脉環旋呼应之妙也自一家仁說至絜矩之道即是吾道一以貫之之意反覆丁寧毫無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蘊所以其示於人者至矣深矣一齊曰平天下至絜矩而大段已盡以下三引詩又引康誥楚書舅犯秦誓孟獻子者不過本絜矩以盡餘意学已有本領則於凡用人理財等事固皆隨時成務未必須屑々言之然古人教誨深切慮人於末節瑣事或有跡畧故挙餘意於是使人本末兼說小大無遺與顧潤问為邦夫子只就制度之上為答意亦相類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幸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舜絜矩以度其心而好惡皆得公平民之所好以下說詩之語以斷一節之義凡引詩引書引古語之處皆同後節效之

詩云節彼幸山維石巖々赫々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詩小雅節幸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幸山巖々積石貌赫々顯盛貌師尹郭氏玄曰天子之大臣為政者辟偏僻與之所其親愛而辟之僻同僇與戮同人君位高任重人所瞻仰若好惡偏僻則為天下所戮辱也可不慎懼乎何氏煒曰撫則后而虐則讎既為民所讎疾則危辱隨之矣僇字亦不必說出身弑國亡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耦也比也言其德配乎天與天爲一也其德如天則公平誠慈乃能得衆民之心得衆民之心則欲失其國豈可得乎先慎乎德之德廣指上孝慈恕等事言之非特明德新民止至善也朱注云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爭民施奪諸說紛々

朱子曰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高氏拱曰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如此說則下當置結語以斷上句之義不然與上下文例不合也從朱注爲可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八字以結上之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而斷之也周氏諳曰外本而內末則本輕而末重雖欲爭民之施奪而施奪之權不免在於民也此說雖不知德當乎否然世多有此弊備一說可也此節言慎乎德則土地財用皆爲我有也言悖以下再說峻命不易之意以接下節惟命不于常之句陳氏天祥曰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亦悖而出七十六字當移置於是故君子有大道之上太
田錦城從之全以為錯簡案此一節舉慎德而及理財之
事理當然也雖理財之事似突出然不心讀之則知大不
然也必竟是下段生財有大道之伏案也於是亦知起伏
轉喚之妙矣此書一篇之大文字句々相兼節々相接欲
斷不斷離而復續一脉貫通行文之妙宜玩味之若使此
段如陳氏之說則全然蹇嗑鐫矣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國之得失在善不善之間即是上節先慎乎德之謂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一齋曰楚書古蓋有此言而今無復可考或以為楚之檮
杌亦未可知也朱子斷然以為楚語然王孫圉之言意相
似而語不同未知是其的為楚語也善庵曰善即上文善
字亦不必解為善人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狐偃犯字晉文公之舅亡人言文公也仁愛也朱子
曰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一齋曰仁親謂仁德
之親臣典楚書之惟善字同旧解泥典故誤按此說以仁
親為仁人而楚書惟善之善為善人似典善則得之不善
則失之不相接恐非乎且仁親為仁德之親臣似不穩朱

注可從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句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句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若發語辭个書作个个通用一齊曰斷斷絶也謂絶無他技也章句誠一之貌本鄭康成非是袁氏黃曰不曰無技而曰無他技他技他字重看就己言惟有此忠信愛國之長別無他技斷斷當連下無他看其如有容不是言如物之有容乃是狀休休能受之貌一齊曰啻字有彼此相比不相過之意不啻言不止比之也子孫絶句黎民屬下觀亦字尚字可見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迸讀為屏古字通用朱子曰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絶之以其至私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此謂以下結上節休休媢疾兩般一之意矣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蓋以音言也程子云當作怠是以形言也見賢而不能舉是天理滅而人欲塞其人無論而已至苟舉而不能先則其智足以知之其力足以舉之而不能使之竭其才是怠慢癈事者也與見賢而不能舉者何異見不善而不能退是庸懦怯弱其人無論而已至苟退而不能遠則其明足以知之其威足以抑之而不能絶其人懲其惡與見不善而不能退者何異也是過之大者也故君子見賢則欲舉之舉則欲先之也見惡則欲退之退則欲遠之也是仁人君子之心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句蓋必逮夫身

好惡惡善天人之所怨惡故敗禍及其身朱子曰自秦誓至此又皆以中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幸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拂人之性絶句蓋必一句斷之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二之字指位言之朱子曰君子以位言之大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蓋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渚氏萬里曰忠信者誠也是自慢之極驕泰者妄也是自欺之極

忠信得而驕泰矣是以戒自欺而求自慊也典誠意章緊相呼应不曰誠而曰忠信者以念慮言誠為切以作用言忠信為切其實忠信即誠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朱子曰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是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荀息言信公二年左氏傳

韓詩外傳云駟馬之家不時雞

朱子曰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朱子曰上好仁以爰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一齋曰府庫財是泛言非專指人君府庫言仁者藏富於民凡國中之財莫非君之有荀息所謂猶外府也語亦類此專以為人君府庫其義隘矣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豚之息伐氷之家不圖牛羊之入　時與滋通

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朱子曰士初試為大夫者也畜馬乘謂士也士亦有世祿者所謂上士也上士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不啻此也其家富者所畜亦多故禮曲禮篇曰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可知富時世祿之士多畜馬乘也按此說得之未必待試為大夫之後而有車馬也察與察々之察同察々過詳見此謂以下釋孟獻子之言一齋曰義是民好義也取利於民則利得而民離民離而利亦遂亡故曰不以利為利取義於民則民得而利亦從焉故曰以義為利從民之所以好義者由於上之好仁也故上文明云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彼為善之善當作利蓋亦傳寫之誤彼為善之四字先儒皆疑之程子曰一本云彼為不善之小人使之為國家古今大全商氏曰彼為善之當是脫一不字蓋指言為不善之小人也朱子曰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陸宣公奏議引此全無彼為善之四字一齋曰彼指君言以君為彼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之之辭爲去声、哉之之辭、善之言喜尚小人之所爲也、善
庵曰、上文唯曰小人、而不曰其人何如、至兼上文曰爲善
之小人、乃知上文小人是爲善之小人也、彼者、外之之辭、
指小人言、此所謂小人者、其心非必懷不忠以事其上、但
知利之爲利、而不知國家之大計、一時苟合、以成君之欲、
猶自謂是忠也、義也、爲人臣者、坐視其匱公財缺國用、而
茫々束手可無爲乎、如王安石一輩人物是也、以上諸說、
雖未知孰是、今姑從陳氏之說、曰善字乃利字之誤也、解
者不可以彼爲善之四字爲句、自彼至家十一字、通爲一
句、改善作利、讀之語意自圓、朱子曰、自由也、言由小人尊

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
之意切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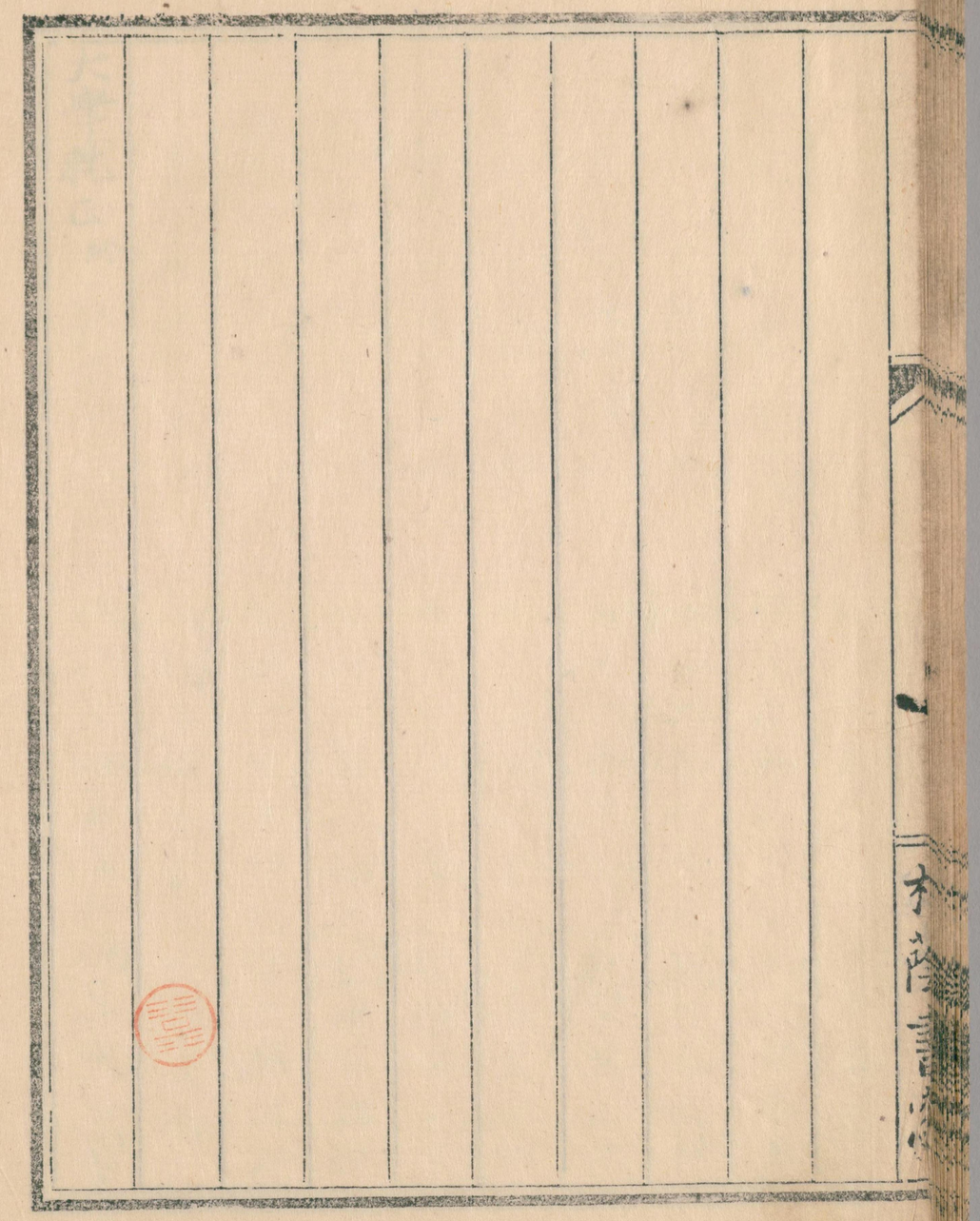
大學就正 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859
73

539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大学就正』 請求記号 859-73

ガラス使用